

■军旅生涯■

在后洼村训练的4年间

1969年,我们连队奉命来到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后洼村,执行汽车驾驶员训练和战备训练任务。当时,后洼村群众用水、吃菜都很困难,交通运输极不发达,文化生活基本没有。

那时,村民们天不亮就起床,到离村两公里远的岩下去担水或抬水,一路上要翻过两三个小山梁。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,取水要排起长长的队伍,有时因出水量较少,接一桶水要等半个小时,用水真是太困难了。如何帮助村民解决用水问题?部队邀请地方水务部门,多方勘察,确定位置,连队干部战士奋战了一个多月,挖了一

个长6米、宽4米、深5米的饮水池,供村民们用水。大旱时池水不够用,部队还专门抽出一辆教练车,到离驻地30多公里的矿区拉水,基本解决了部队和村民的用水问题。

为解决村民的吃菜难题,部队每周都派车到石家庄蔬菜基地和蔬菜市场,拉回新鲜蔬菜,分到各家各户。村民们告别了啃咸菜、吃野菜的历史。

后洼村有丰富的铝矿资源,由于交通不便,开采出来的矿石运不出去,只能堆在山沟沟里。村里没钱买农药、化肥,粮食产量一直徘徊不前。村民们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。部队首

长在不影响训练进度的情况下,派车把滞留在开采场上的矿石,及时运到阳泉火车站。村里回笼了资金,大大壮大了集体经济,达到了以矿养农的效果,群众收入显著提高,让后洼村由原来的落后村,一跃成为当地的粮食高产村。

为了活跃部队和村里的业余文化生活,部队与村团支部、民兵结成对子,经常进行军民联欢。双方还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,增强了军民团结,增进了友谊。每逢春节、八一建军节和国庆节,部队和地方分别派出电影队、演出队前来慰问。既宣传了党的方针政

策,又活跃了部队与村里的文化生活,人们的精神面貌大有改观。

在后洼村的4年间,我们部队受到了当地党委、政府,特别是后洼村两委班子及父老乡亲的大力支持。村里的老百姓待子弟兵如亲人,给战士们腾出最好的房屋居住,帮战士们洗衣服、拆洗被褥,干部战士的亲属来部队探望,乡亲们把最好的窑洞,甚至把准备给儿女做新房的窑洞腾出来,给干部战士的亲属住……这说不完、道不尽的军民鱼水情,让干部战士们永远铭记在心中。

周增全/文

不出汗的尴尬

今年进入7月份以后,石家庄就一直“高烧”不退。也许是天气太热,抑或是年龄大了,我常常是坐着不动仍汗流浹背。由此,我想起从前发生的一些尴尬事。

1964年,我开始在老家村里的学校上学,10年后从公社高中毕业。这期间,无论是上小学还是上中学,劳动课都特别多。这些劳动课,几乎都是走出校门去生产队干农活。比如,帮助生产队深翻土地、拉犁拉耩、拔草捉虫、收割庄稼等,我都干过。

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

子,别看长得干干巴巴,干什么体力活我都不怵头,唯一怕的是劳动时不出汗。因为大汗淋漓在别人眼里是劳动特别卖力的标志,而不出汗则是偷奸耍滑的有力证据。所以,一干活就满头大汗的同学,常常会受到老师表扬。因此,我既嫉妒又着急。可是,每次劳动不论我怎么出大力,就是难以流大汗。即便是往烧砖窑里背送土坯,或是从窑里往外搬砖这样的高强度劳动,我也难以像其他人那样大汗淋漓。因为不出汗,不但难以受到老师表扬,还经常受到老师的点名批评,让我既尴

尬又苦恼。

在学校是这样,参加生产队劳动也是这样。有一次,我把我劳动时不出汗的苦恼跟父亲说了,父亲说我是汗毛孔紧,所以不容易出汗。他还对我说:“你管他出汗不出汗呢,只管踏踏实实干活,问心无愧就行了。”

到了1976年,我参军来到了部队,无论是劳动还是训练,仍然鲜有挥汗如雨的时候。即便是参加10公里全副武装越野跑,到了终点,绝大多数战友的军装都湿透了,我也仅仅是额头上挂着几个汗珠而已。还

有一次,连队接到了到火车站卸物资的任务。上级要求我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,卸掉10个车皮的军用物资。时间紧,任务重,我们头顶烈日,跑步来到车站,立即干了起来。等完成了任务,战友们一个个累得都直不起腰来了。即使这样,我仍然没有汗流浹背。

几年后,我被调入机关宣传部门,长年以笔为伍,不出汗的尴尬才算结束了。现在回头想想,当年因为不怎么出汗,曾经给我带来不小的心理负担,真是好笑。

申德明/文

■朝花夕拾■

对暗号买布票

1971年,我弟结婚需要做被褥,那时,国家发给每人3尺多布票,不够用。母亲对我说:“听人说柳庄集上有卖布票的,那村你有同学,你去打听一下。”第二天,我找到同学,说明来意,他说:“我去打听一下,明天给你信儿。”

柳庄的同学帮忙打听消息,并做了安排。3天后,正是赶集的日子,快散集的时候,我看到一位60多岁的妇女,头上捂着大毛巾,左手提着篮子走过来。我凑上前去用暗号问:“你是柳庄的吗?为人民服务。”她打量了我一下,答道:“是,完全彻底。”她见赶集的人还很多,就低声说:“你跟我后头走,别太近了!”就这样,我随她拐弯抹角,走到村西的大坑边蹲下来,买了3丈布票。成交后,那个女人把头上的毛巾向下拉了拉,大步走开了。

有了布票,才能买来棉布,给弟弟做结婚用的被褥。

武鸣/文

编辑提醒: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zlr393@sina.com

与阎肃等人合影

2002年5月,我接到通知,我撰写的论文《简论儿童剧的创作》获奖,要我赴人民大会堂领奖。在人民大会堂,我遇到特邀嘉宾、著名艺术家阎肃同志。阎肃性格豪爽,经人介绍后,他握住我的手连声说:“不容易,不容易,你这个女同志不容易。”会后,我们到大会堂的前厅拍了这张合影。图中前排左一为阎肃,前排右一为作者本人。

陈运慧/文并供图

■图说往事■



祖父为我买钢笔

1981年暑假前,我初中毕业。此前因身体原因,我未能参加中考。此时,在烟台工作的祖父要我去烟台度假,祖孙也好团聚一番。

到烟台后,我先去医院查体,结论是一切正常。我的心踏实下来。

没几天,我几乎跑遍了烟台的各大书店,买来课本,开始学习起来。祖父见状,甚为高兴。一天下午,祖父跨进门槛,笑嘻嘻地朝我走来。接着,他从衣兜里掏出一支钢笔递到我手中,说:“孩子,爱学习是好事,奖给你一支钢笔吧!”

我将钢笔看了又看,喜欢极了。这是一支上海出产的英雄牌钢笔,黑亮的笔杆,银白色的笔帽,漂亮极了。

那时,祖父在烟台印刷厂找了一份工作。他中午不回家,由我临时骑车给他送饭。一次送饭途中,在途经一个大斜坡时,由于自行车颠簸,装在衣兜里的钢笔不慎丢失了。

那天晚上,我跟祖父述说了事情

的经过,祖父说:“不要心疼了,丢了就丢了吧!”第二天晚上,祖父将一支同样的钢笔放到我手中,我感动得几乎心要跳出来了。夜里,我紧紧攥着这支钢笔,做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梦。

后来,这支笔一直伴随着我,度过了中考和高考。大学毕业后,我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,祖父为此倍感欣慰。

如今,祖父辞世已26年多了,那支钢笔依然珍藏在家里的抽屉中,它承载着祖父深沉而博大的爱。

鲁良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

图说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我们的价值观

勤 善 和 谐

中国网络电视台